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三十八回 焦大鵬初見王元帥 玄貞子遭盜招涼珠

話說焦大鵬聽了王鳳姑教他快些吃飯，好安歇一夜，便與狄洪道趕往吉安而去。焦大鵬便同狄洪道又飲了兩杯酒，即刻將飯吃畢，收拾床鋪，與狄洪道安歇。次日一早，用了早點，即與狄洪道回轉吉安。在路行程，也無多日，這日已到吉安大營，狄洪道先自進營，與王元帥繳令，並將相遇焦大鵬、說明師父漱石生已先來營、未曾到岳陽樓的話，先說了一遍；復又稟明元帥：“焦大鵬已來，現在營外。”王元帥聽說，當下說道：“將軍，令師尊已于十五日前到了此地，現在後帳。焦義士既已前來，就煩將軍請他進帳，以便本帥相見。”狄洪道答應一聲，即刻出了大帳，到了營外，將焦大鵬請進來。王元帥一見大鵬，即降階相迎，又將焦大鵬邀入大帳，與他分賓主坐定。焦大鵬首先說道：“某久仰元帥大名，如雷貫耳，早欲趨前請安，奈元帥軍務倥傯，不敢造次；今奉敝師伯玄貞老師之令，前來效力，纔得仰見威儀，就此一見尊顏，足慰平生之願了。

以後元帥如有差遣，某當效力不辭。”王元帥也謙遜道：“本帥亦久聞諸位將軍談及義士忠肝赤膽，本帥亦亟思仰晤芝儀，只以軍務倥傯，王事鞅掌，無緣得見。今幸惠臨敝營，真是萬兀之幸！以後尚多借重之處，還乞相助為荷！”焦大鵬道：“元帥如有驅使，定當效勞。”王元帥又謙遜了一番，然後又向大鵬說道：“義士曾見過諸位仙師麼？”大鵬道：“尚未謁見。”王元帥道：“漱石生、海鷗子、一塵子、一瓢生、鷓寄生、河海生、獨孤生、玄貞子共計八位，皆在後帳，義士欲相見，可請狄將軍引帶前去便了。”焦大鵬當即辭退出去，便與狄洪道到後帳參見玄貞子等人。

玄貞子一見大鵬到來，甚為歡喜，因即說道：“我們皆已到此，不知你師伯僂生何故遲遲，至今日尚不曾到？”焦大鵬道：“不知我師父可知道這裏的事麼？”玄貞子道：“他怎麼不知？我們還是他相約的。譬如請客，客人已俱到來，主人尚未見面，這可不是笑話？”焦大鵬道：“或者我師父另有他事相羈，故爾遲遲。他老人家既然知道，又邀請諸位師伯、師叔到此，他老人家斷不誤事的。好在今日纔三月十九，距四月十五還有二十余天，似乎也來得及。”玄貞子道：“賢任有所不知，這非非大陣，尚須好兩件寶貝，要分別去借來，然後纔能破陣；現在一件未得，若再遲延，那裏等得及呢？”

焦大鵬道：“需什麼寶物？徒弟尚可去得麼？”玄貞子道：“眼前即有一件，名喚招涼珠，是破陣最要緊之物，能先將此物取來，究竟到了一件。”焦大鵬道：“這招涼珠何處有呢？”玄貞子道：“這招涼珠宸濠那裏就有，不過他深藏內府，難得出來，必須前去盜回方好。”焦大鵬道：“不知他收藏何處，即使去盜，也是枉然。”玄貞子道：“他那招涼珠我卻知他收藏的地方，但是甚難到手。”焦大鵬道：“只要知道所在，那怕升天入地，也要盜來。師伯何不將他收藏的地方說出來，或者徒弟前去一趟盜來，亦未可知。設若盜不來，也好再作良策。”玄貞子道：“某也想如此，但賢任前去，務要奮心謹慎方好。”焦大鵬道：“若使徒弟前去，徒弟敢不小心。”玄貞子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他這招涼珠現收在宸濠臥室之內、碧微王妃第十六個皮箱之中，用楠木小盒收貯，盒蓋上糊作宋錦。所難取者，須將那十六個皮箱搬運下來，然後纔好翻箱倒籠，尋找那楠木盒，便有招涼珠了。這招涼珠最易試驗，只要將盒蓋揭開，便有一股冷氣逼人毛發，此便是招涼寶珠。只因這第十六個皮箱內，裏面藏的皆是珠寶，往往易于取錯，故須格外敬心。賢任既是要去，我當回明元帥。好在一枝梅業已調回，就請元帥派令一枝梅與賢任同去，究竟有個幫手。等將招涼珠到了手中，臨行時務要奮下名字，使他知道，纔好使他引出個人來。不然這個人終不出來的。”焦大鵬道：“請問師伯：這人究竟是誰呢？要引他出來何用？”玄貞子道：“此時不必再問，隨後自然知道。”焦大鵬只得唯唯答應。你道玄貞子欲引出一個人，究竟是誰？要他出來何用？諸公不必作急，看到那裏自然得知，此時若便說出，即非作書者欲擒故縱的法了。

當下玄貞子率同焦大鵬進了大帳，與王元帥說明一切。元帥答應，就命一枝梅與焦大鵬同去。你道玄貞子如何要使一枝梅同去？只因一枝梅到寧王宮裏已非一次；焦大鵬的本領，雖比一枝梅高強，路徑卻不如一枝梅熟識，所以使一枝梅同去。一枝梅奉了王元帥之命，那敢怠慢，當即扎束停當，便與焦大鵬出得大營，趕緊望南昌而去。

在路行程，不過兩日，已經到了南昌，當下尋了客店，暫且住下。等到夜間，二人便出了店門，直望宸濠宮內而去。一枝梅本是熟路，他就領著焦大鵬一路行來，直到碧微王妃宮內屋上停了腳步。二人就先在屋上伏下身子，側耳細聽裏間的動靜，曾否安睡。

細聽了一會，並不聞有聲息，焦大鵬便暗暗與一枝梅打了暗號，一枝梅會意，焦大鵬早飛身跳下房檐。有人說他身如落葉，還是冤屈他的，真個是一毫聲息全無。已經到了院落，復進一步，走到宮門口，細細一聽，只聽裏面有兩個人低低說話的聲音。焦大鵬聽不出來說的是些什麼話，又不知這兩個是否宸濠與碧微王妃。因又復行出來，繞到窗戶口，用津唾將窗紙沾濕，戳了一個小孔，便向裏面細望。只見裏間燈燭輝煌，上坐一人，卻是個藩王的打扮，焦大鵬知道必是宸濠。靠著宸濠肩下，斜坐一人，是個妃子的模樣，焦大鵬也知道這定是碧微妃子了。只見他二人坐在一處，低低的談心，還是聽不出來說些什麼話。看了半會，但見宸濠將碧微妃子抱入懷中，用兩手將碧微妃子的臉捧了過來，先任他依偎了一回，然後代他將外衣脫去。碧微妃子便站起身來，坐在一旁。宸濠自己便去寬衣解帶。不一刻，宸濠脫去外蓋，露出裏衣，復又到碧微妃子面前，將他抱在腿上，代妃子解去裏衣的鈕扣，又代他將懷打開，露出大紅盤金繡鳳的兜子，宸濠便伸手懷中，去撫摩他的雙乳。兩人相偎相愛，好不親熱。焦大鵬正在那裏出神細看，心中罵道：“奸王，奸王！你指日就要身首異處，現在還這般作樂！”正暗罵時，忽見碧微妃子微啟櫻脣，倦舒杏眼，向宸濠秋波一盼，說一聲：“王爺，時候不早了，安寢罷。”宸濠答應道：“美人，孤也知你情不自禁了。”說罷，就將碧微妃子擁抱上床，登時將帳幔放下。

焦大鵬在外，又等了一會，裏間已無聲息，便思破扉直入。復又轉念道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？”正要回轉身來與一枝梅說話，忽聽一聲大喝道：“有刺客，速速捉拿！”焦大鵬一聞此言，登時雙足一蹬，已竄上屋面。焦大鵬纔上了屋面，那下面的人也飛身上來。焦大鵬見隨後有人追來，此時一枝梅早已知道，即與焦大鵬二人越屋竄房，如旋風般竄去。看看到了前殿，正往前跑，忽見迎面來了一人，大喝一聲：“該死的賊囚，向那裏跑？”說著一刀飛砍過來。不知焦大鵬、一枝梅二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